



短篇小说

2012中国最佳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林建法



辽宁人民出版社



—

2012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林建法

© 林建法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2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 林建法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7525-5

I. ①2… II. ①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4020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 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鞍山市天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2.75

字 数：412 千字

出版时间：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陶 然

封面设计：丁末末

版式设计：王珏菲

责任校对：高 辉

书 号：ISBN 978-7-205-07525-5

定 价：38.00 元

法律顾问：陈光 咨询电话：13940289230

太阳鸟文学年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乾荣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长篇小说卷 林建法

序

文学的魅力依旧在闪烁

王光东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热爱文学或喜欢文学的人都会在文学作品中找到精神和情感的归宿，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并且会产生出应对现实生活的力量。当然，由于每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不同，个人的生活经验不同，所喜欢的文学类型有所差异，对当下的文学评价也就有所差异，但从根本上说孜孜以求于文学精神的人都会在不同的文学类型中找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林建法先生编选的年度小说选已编选了许多年，他对于文学内在精神的思考和理解让我们感动并受益匪浅，外在的社会不管变得多么喧嚣和浮躁，他始终不变的选家立场——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坚持，一直不变，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给我们带来了一片深邃、幽蓝，充满了纯净文学气息的世界，通过这些作品我感受到了文学的精灵在世俗日常生活中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这个精灵带着忧伤、哀怨、痛苦、希冀的鸣叫，在蓝天、山峦、大地、海洋写下一路的心痕，它有时在人内心中凝视，思考着“人”隐秘深处的精神情感的内容（骆以军的《蓝天使》等）；有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徘徊，发现人与人之间碰撞所带来的变化（董立勃的《杀瓜》等）；它有时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奔跑、呐喊，对社会现实发出深刻的批判之声（铁凝的《七天》、范小青的《短信飞吧》等）；它有时像一个生活的智者，在人生沧桑时空中留下深沉的感悟和思想（王蒙的《山中有历日》、莫言的《澡堂》等）。

人是什么？人性的复杂和多样带来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后“现代人”苦苦思考的问题。这种思考常常使作家变得焦灼不安，甚至缠绕着生命的深深悲剧感，让他们苦苦挣扎。对“人性”的这种自我审视，一方面呈现出对人的反思和人的复杂，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人对自身意义的理解。骆以军的《蓝天使》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寻找着自我救赎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救赎无比艰难，充满了生命的痛苦和挣扎，但他仍在寻找着“生命的开花”。人的生命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吗？韩松的《忙完了》以无奈的悲凉揭示了某种生命的悲剧性，人都在忙，但忙了些什

么？忙的意义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常常带来生命的虚无和对生命意义的怀疑。于是，在《太原的早晨》里，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意思：“这世界本来就没有爱，只有需要和满足，男人需要女人，女人满足男人，女人需要男人，男人满足女人，性爱、家庭，都是人的社会性的简陋包装。可怜的女人，永远只能生活在生活的浅层，一点不懂生命根本意义上的虚无。”人的生命的虚无感和生存无意义的痛苦相对于那些为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忙碌奔波的人来讲是一种奢侈，但这种奢侈的“精神痛苦”及“生命意义的寻找”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并且不断地启示人们要有对抗这种现实的精神力量。王小王的《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中的余娜娜和莫莉，偶然的相遇相识，她们对生活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渴望，并且有对抗现实的勇敢的心，在她们细腻的心理活动的展开过程中，一种渴望生命完美、超越现实生活的情感是那样的无奈而又有着热烈的韵味。人的生命和人生都有不完美的缺憾，那些流失的过去的美丽，那些即将到来的事件，都会对人造成深深的伤痛，如果文学作品能够让人对这种“生命的缺憾”有一种自觉的思考和对抗，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补偿。人对抗生命困境的方式多种多样，《温暖的南极》渴望通过性爱救赎自己是一种方式，“推心置腹的交谈”也是一种方式。薛忆沩《推心置腹的交谈》故事非常简单，但意味深长。《推心置腹的交谈》中男人失去了妻子，儿子失去了母亲，男人想再婚，儿子不愿意，这是一个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场景。儿子不愿意父亲再婚的原因是他深陷在对母亲的记忆中，父子之间的交谈则让这个少年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已经没有他的母亲了，他必须要自己去寻找这个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少年能够走出精神的困境，完成自我的救赎，是幸运的。但如果对过去的事情不能遗忘，而又不能突围出来呢？周芬伶《若我不能遗忘》就深陷于想逃离现有的生活而又无法逃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正如小说中出现的那一段歌声所说的那样：“若我不能遗忘，这纤小的躯体，又怎载得起沉重的忧伤……隔岸的野火在烧，夜风中星星在摇，我整夜踟蹰，只为追寻遗忘，但是我呀，怎能将她遗忘！”

人生的过程是无法遗忘的，人对自身生命的探寻是没有止境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和不同的时代中，人对自身理解和人性的思考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的时代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往中揭示人的生存形态和人性的呈现方式也是文学作品特别重要的内容。林建法先生编选的二〇一二短篇小说年选，就一再提醒我们人性是具体的、人与现实的日常生活是无法分开的，只有在具体的生活展开过程中，人性的问题才更为具体、形象，才更具有文学性的意义。香港作家葛亮的《猴子》就在具体的日常生活

中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与动物之间的隔膜，而维持人与动物的情感联系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在这类作品中，董立勃的《杀瓜》，特别喜欢。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陈草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种瓜人，他常常受到干部王大强的欺压——吃瓜不给钱。一个犯罪嫌疑人吃他的瓜时不仅付钱还多给了他钱。当他无意间举报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后，他的内心一直处于深深的无奈和痛苦中，他一方面知道这个杀人犯有罪，另一方面又为没能把“杀人犯”落在他那里的一百元钱还给他而不安。因此他不仅把“举报”获得的奖金捐给灾区，还用特殊的方式在鬼节烧掉了那一百元钱。在经过这一系列的事后，陈草面对王大强再一次吃瓜不给钱时，毅然拿刀反抗。这个故事似乎是写本分的瓜农在经历“举报”事件后唤醒了对无赖干部反抗的勇气，但实际上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权力的复杂关系之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朴素的良知在生活中遭遇的尴尬。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写出人性自身的力量的，还有苏兰朵的《左脚》。《左脚》中的章强患有先天性脚疾，左脚的拇指和食指不能分开，为此他夏天不穿凉鞋并开始了艰苦的治疗过程。与人有异的脚疾使他备受压抑，甚至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脚疾治愈的欢喜使他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人性的呈现形态竟然与“左脚”有关，甚至包含了对“家族”尊严的呼唤——“爷爷，咱家也能张开！”小说结尾的这一呐喊充满了人性正常状态恢复后的所有社会性内容。《寡妇的舞步》则以细致的生活细节的叙述，把过丽和司马的暧昧情感表现得准确入微。《如果大雪封门》中要见一下“北方的雪”的渴望与日常生活相互交织，别有一番情趣和对人性的理解。叶弥的《五彩缤纷》则以“梦”的方式呈现出人的欲望和不为人知的隐秘心理，现实与梦境交相辉映，亦真亦幻；《舞会、中国城和詹姆士的串联》虽然写的是现实，但结构的跳跃和飘忽的历史时间，让人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感觉小说。《我母亲的学生》和《捉迷藏》对“人性”在具体的历史、现实生活中的思考极为有深度。王璞的《捉迷藏》似乎在回答人与人之间相互疏远的原因，实质上是写“人性”在历史和现实事件的影响下，人性的变异和痛苦。黄蓓佳《我母亲的学生》也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蕴。叶兆言的《紫霞湖》值得特别一提，这是一篇结构精致、叙述从容的作品，初恋的情感即使强烈到能够延续几十年，终也难逃被生活蹂躏得光色暗淡，人性的脆弱和坚强尽现在沧桑人生的旅途中。在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人都难逃彼此的制约和冲突，也难以化解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或痛苦、或孤独、或哀怨的思想情感，那么，人应该去哪里？《爸爸，我们去哪里？》中的父子两人共同提出“我们去哪里？”这样的问题时，不仅蕴含着对现实的失望，也蕴含着对人性的失

望。那么，“人”到底去哪里呢？在林建法先生编选的二〇一二年的短篇小说选本中，编选了张惠雯的《路》和刘慈欣的《赡养上帝》两篇小说，这两篇小说似乎是在解答这样的问题。读完让人心里暖暖的，有一种感动。《路》的题首语引用了《圣经·马太福音》中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老妇人想，路总是不容易走的，出门行路还有风霜雨雪呢，何况是过一辈子。可她心里却没有一丝忧虑的阴影，她只是这么想着，把松落的头巾紧一紧，在飘落的雪片中依旧缓慢、从容地走着她的路。”在苦难的生活中，心中有“主”的人是幸福的。《赡养上帝》虽然是一篇幻想小说，但向善向美的精神在宇宙浩渺时空中有不灭的光彩和力量。

文学的意义是多层面、多维度的，既有对人性的自审，对人性的发现与思考，也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虽然在具体的作品中人性、社会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说清楚，但作品的侧重点还是可以说清楚的，通过“人”的描写表现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揭露现实社会的问题，以求社会的改造和完善是文学作品应有的意义。铁凝的《七天》在人的身体发生变异的叙述中，对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呈现了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和焦灼既来自于“身体变异”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也有来自于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范小青的《短信飞吧》则在人的精神层面上揭示了“现代科技”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手机“短信”流行于“官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不仅隐喻着现代通讯方式对人的异化，而且也隐含着范小青对官场文化的批判。萨娜的《卡克，卡克》是一篇让人灵魂震颤的作品，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一篇生态小说，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生存、共生合一的理想生活，被残暴的、自私的人类肆意掠杀无情地摧毁，人类什么时候才能理解生命彼此间和谐对自身发展的意义？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听见作者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无情批判的声音。

二〇一二年的短篇小说选本还有王蒙的《山中有历日》、莫言的《澡堂》、裘山山的《大雨倾盆》、魏微的《胡文青传》、劳马的《小说十篇》，这些作品是浸透着生活的智慧和思想的优秀之作。小说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生命运的书写过程中，或写人生的感悟、或写人间世态、或写人生真相……，无不呈现出小说对于生活而言的那份魅力，特别是莫言的《澡堂》和王蒙的《山中有历日》透露出的那份旷达、淡定与老辣的文字语言中渗透着的人生思想，把人带入深邃的生活意境中，难以忘怀。

面对林建法编选的写法各异、风格各异的二〇一二年度短篇小说选本，我由衷地感受到了文学的那份魅力和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力量。在当下社会

转型、社会现实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文学应该具有更加巨大的、深入人心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则来自于作家创造的精神。我把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抄录于此，权作此文的结束：

真正的作家是创造的天才。他拒绝平庸、渴望突破，他对人世间一切美的事物有着敏锐的感受，我们能够听到他与陈规陋习抗争的声音，他是平庸的现实中人生的光明，美的使者。

创造者常常是孤独的，当他的灵魂超越具体事件的制约，去深入思考事件背后的意义时，当他离开现实层面走向遥远的未来时，他便常常有“知音难觅”的悲凉，他的思想无法与人沟通，他的情感无法与人共享，便有了“愤世嫉俗”的狂傲，我行我素的高蹈。作家这种创造的“孤独”是理应保持的一种境界，因为在这种境界中，才能保持灵魂和追求的完整性，才能在浮华生活中支撑起自己的理性，而对生命、人性、社会、历史、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

创造不是肆意的破坏，作家的每一次远行，向想象世界的每一次流浪，都是遵循着美的呼唤和道德的感召去完成一次善与美的旅行。

创造不是远离现实，而是以现实的感受为启动点，去寻求弥补现实缺陷的精神，因此创造需要激情、理想、希望与不倦的意志。

创造就是发现新的艺术世界，包括语言叙述、结构变化、人物内涵等。在这种“第二世界”的创造中，能够看到、触摸到、感悟到一个伟大的人格形象正在慢慢浮出，让人们惊叹。

这种创造的、艺术的人格形象永远在真诚地发出自己心灵的声音。正如杰克·伦敦所说：“您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有又是什么使您不能说出来呢？如果您能够发挥世界愿意听到的那些思想，您就像您所想的那样表现出来吧。如果您想得清楚，您也会写得清楚；如果您的思想有价值，您的文章也会有价值。但是如果您的叙述淡然无味，那是因为您的思想淡然无味；如果您的叙述很狭隘，那是因为您本身狭隘。如果您的思想不清楚和自相矛盾，难道可以期待表现得更清楚吗？”^①

“要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问题在于怎样成为有“创造性”的人，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思考的。

^① 杰克·伦敦：《美国作家论文学》，第1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目 录

序 文学的魅力依旧在闪烁 王光东

铁 凝	七天	1
王 蒙	山中有历日	17
莫 言	澡堂	39
范小青	短信飞吧	52
劳 马	小说十篇	62
骆以军	蓝天使	78
薛忆沩	推心置腹的交谈	90
叶 弥	五彩缤纷	95
叶兆言	紫霞湖	106
魏 微	胡文青传	115
黄蓓佳	我母亲的学生	128
朱山坡	爸爸，我们去哪里？	139
韩 松	忙完了	148
刘慈欣	赡养上帝	158
王 璞	捉迷藏	181
葛 亮	猴子	189
周芬伶	若我不能遗忘	206
闻人悦阅	舞会、中国城和詹姆士的串联	216
董立勃	杀瓜	230
王小王	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	242
蒋一谈	温暖的南极	256
徐则臣	如果大雪封门	262
裘山山	大雨倾盆	273

2012最佳

短篇小说

张惠雯	路	285
张 刁	太原的早晨	296
苏兰朵	左脚	308
须一瓜	寡妇的舞步	320
萨 娜	卡克，卡克	331

七 天

铁 凝

1

她们在酒店大堂的自助餐厅一碰面，就迫不及待地交流起昨晚的住店感受。

这城市靠近中俄边境，酒店的自助餐就也带出点儿俄式特点。她从餐台上拿了酸黄瓜、红肠，咬着牙切了一片铁硬的、不加防腐剂的黑“列巴”，对跟在身后的嫂子说，大嫂你的下眼袋都出来了。

大嫂也咬着牙切了一片铁硬的“列巴”说，阿元，本来选这家酒店是觉得他们新近推出了客房的“人体感应服务”，可我昨晚一进房间就知道上当了。

姑嫂二人又各自斟满一大杯鲜榨橙汁，选了一张靠窗的小方桌坐定。她们不约而同地先将橙汁一饮而尽，好比是控诉客房之前的一个铺垫。

大嫂说她进了房间，不用插取电卡，灯倒是全亮了——房间果然自动感应了人体。她放下行李，直奔卫生间，急着卸妆，洗澡。由于飞机晚点，她和阿元办完入住手续已经是半夜两点。卫生间的灯却不亮。她出来进去好几回，并配以肢体动作，比如跺脚、拍手什么的，那灯偏是对她这个活人不予理睬。她只好摸着黑在卫生间里凑合着洗漱，然后上床。她上了床，希望赶紧关灯睡觉，不幸的是床头灯还顽固地亮着。情急之中她甚至把脸凑到那亚麻材质的台灯罩上，差不多快要把台灯搂进怀里了，台灯依然拒绝和她发生感应。她又本能地摸索台灯开关，没能摸到——人体感应的客房里根本就见不到一只开关面板。她想起应该给客服部打电话，谁知这客房里竟然没有电话。床头桌的桌面上只嵌有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磁卡，上边画着一张女性服务员的脸，脸的下方有一行小字：您有需要请对我讲。

大嫂便对着那张小脸哀求道：我需要关灯，关灯！

床头桌上的小脸发声了：对不起，您房间的感应系统出了故障。现在已是深夜，维修工已下班，再次对故障带给您的不便表示歉意！

阿元问结果如何，大嫂说，结果就是亮着灯睡。下眼袋出来了是小事，再睡一夜说不定能睡成精神病。

阿元就说，她的房间也有麻烦，灯倒是该亮的就亮，该黑的就黑，问题出在自动感应的马桶上。那马桶尚有几分情调，水面上还飘着玫瑰花瓣。但当她用完马桶之后，水却怎么也冲不出来。阿元说她是大……啊（因为在吃早饭，她省了后边那个字），所以她必须把马桶冲干净。后来她走的程序就和大嫂差不多了，也是对着床头桌上的小脸恳请她找人来修马桶，小脸说对不起您房间的感应系统出了故障。现在已是深夜，维修工已下班。再次对故障带给您的不便表示歉意！

大嫂急切地问阿元怎样冲的水，阿元苦笑着说，她本想从卫生间找个盆，搪瓷的、塑料的，都行。当然没有找到，一个宣称客房实现了人体自动感应服务的酒店，怎么可能给卫生间配个脸盆呢，那是从前的县级招待所的气质。她只找到一只漱口玻璃杯，就以此杯为运水工具，往返于洗面台龙头和马桶之间无数次，才算冲净了马桶。

阿元和大嫂相对着叹了口气，不吃不喝的，一时间似都忘记了盘中的“列巴”和红肠。

一个端着大杯牛奶，大声打着手机的女人从她们桌前经过，才把她们从“人体感应客房”引回现实。那女人身材瘦小，声音却高亢，旁若无人地通过电话向对方重复着：“关键是资金链不能断，资金链不能断，资金链明白吗我跟你们讲过多少次了……”阿元和大嫂同时想起，噢，她们此行，多少也和资金链有关呢。

阿元的大嫂这些年做貂皮生意，先是和俄罗斯走低端，后来又发展到和意大利做中高端时装市场，灰貂、紫貂什么的。资金有缺口，阿元夫妇帮了她，又表明“帮”的那笔钱是赠与。毕竟，阿元的先生二十年前在北京南郊圈地开水泥构件厂时，他的哥嫂尚在北京一间国营理发店分别做“男活儿”、“女活儿”。阿元断不了调侃大嫂，说她干什么都没离开过动物皮毛——假如人的头发也是动物皮毛之一种。

大嫂貂皮生意的资金链从此没有断过，为表谢意，除了赠送阿元“意式”限量版貂皮短袄，还在暑期拉着阿元到这个边贸城市寻凉快来了——以前她和俄罗斯做生意的时候没少往这些地方跑。

但是这个早晨，为了这个倒霉的酒店，大嫂满怀歉意。她有点儿看着阿元的脸色说，一会儿咱们就结账走人。她的看脸色不是假看，她是真看，穷亲戚对阔亲戚总归有那么几分下意识地看脸色的习惯的。虽然，今天的大嫂已经不能算穷人。她鼓动着阿元说，不如直接就往额尔古纳河方向走，车程五六个小时。我住过那儿的卡秋莎俱乐部，就在村子里。俱乐部的蓝莓果浆你不可不尝，绝对无污染。

阿元有心无心地哼哈着，想到花五六个小时去尝一口未必无污染的蓝莓果浆，值么？可是反过来看，她专程从北京飞到这儿，只为用一次冲不出水的马桶，然后就打道回府，也挺不划算。大嫂提到了额尔古纳河，唔，额尔古纳河，这是一个让人心生莫名的柔情和神性的名字，假如阿元心中曾经怀有柔情和神性。她想起仿佛在哪儿见过关于这条河的一本书，当时她没有买，自从大学毕业后，她已经多年不读书了。那么，去一趟也无妨吧，额尔古纳，断不会有假惺惺的飘着玫瑰花瓣的马桶。她冲大嫂点点头，大嫂就直奔前台结账、订车、雇导游去了。

这时阿元的手机响了，是家中厨师冯妈。冯妈在电话里一迭声地喊叫着太太！太太！声音凄厉、刺耳，好似拉响了报告危险的警笛。阿元对冯妈的喊叫习以为常，阿元离家越远，冯妈打电话的声音越大。一次阿元和先生在马尔代夫，冯妈为二少爷（阿元的小儿子）的有机牛奶换牌子的事来电话请示，近乎声嘶力竭。阿元让她小点儿声，她在电话那头说你们去那么远的地方，我怕声小了你们听不见！现在阿元接到冯妈的电话，只感叹这冯妈倒是忠诚，可未免太过啰嗦，常常为丁点儿的事打她的手机。你看，她专门来电话告诉阿元，布谷这次从老家回来长高了。

布谷是阿元家负责打扫卫生的保姆，未满十八周岁。

阿元不耐烦地说，长高了还不好啊，你不是老嫌她矮么。

那边冯妈有点焦急地说，高了好是好，可她一天就长了一寸呢！

阿元说我可是昨天才离开家。

那边冯妈说，今天我就发现她不对劲。我把她摁在我们卫生间墙上量的，在她自己量身高的铅笔印儿旁边。所以太太你还是回来看看吧。

阿元这才觉得蹊跷，她说，真的啊？

那边冯妈惊叫着说，你以为哪！事实如此！

“你以为哪！事实如此！”这是冯妈的口头语，有点儿不容分说，语调且抑扬顿挫。虽然平日里冯妈稍有虐待布谷的心理倾向，比如她在电话里用“摁”来形容自己强迫布谷量身高，但这个电话确实值得重视。阿元望着窗外大片身姿婀娜的小白桦叹道，额尔古纳河，我们改日再会了。

2

阿元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假寐，眼前总是出现瘦小的、头发稀薄的布谷。一年前的冬天，布谷来到阿元家。进门时，她怀里抱着一只没褪毛的土鸡，肩上背着一坨脸盆大的家乡的酿皮。这两样她心中最珍贵的食品，是爹领她冒着大雪出村走八里路，摔五十个跟头，坐汽车，乘火车，两天两夜才

送到了北京。爹嘱咐布谷，哪个雇主用了她，就把土鸡和酿皮送给主人家。后来，是大嫂把布谷介绍给阿元。阿元收下了布谷，连同她的土鸡和酿皮。

最初，双方相互都有些不习惯，比如阿元要求布谷叫自己“太太”，叫先生“老爷”，叫两个儿子“大少爷”“二少爷”。布谷叫了太太，叫了大少爷二少爷，唯独不叫老爷。问她为什么，她拧着眉头说，饿（我）凭什么管他叫姥爷？饿家里有姥爷！

阿元笑了，冯妈大笑了。阿元是笑和这个孩子的不能沟通，冯妈笑的是布谷快倒霉了。冯妈在阿元家多年，深知这位主人太太的脾气秉性。当初她也曾叫不惯老爷太太，心里骂着：充什么大尾巴牲口啊，像演电视剧似的！可她不顶嘴，只在心里骂。不像这位布谷，生瓜蛋子一个。冯妈的笑里有幸灾乐祸，和一点儿欺生。欺生之心人皆有之，生人本来也容易被人欺。比如单位里来的新领导，牢房里来的新犯人，都会领略到欺生之意趣。

布谷的工作是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必要时给冯妈帮厨，择菜剥豌豆，兼顾为全家擦皮鞋。她拖木地板时先往地板上撩一片水，说是压尘土，在老家都这样。她洗碗则需在洗碗池前摆一只小板凳，她站在板凳上，两条胳膊才不至于奓得过高好似要大人抱抱的孩子。即便如此她还是经常打碎碗、盘。她擦皮鞋很卖力气，不仅给鞋面涂满鞋油，鞋窠旯里也把鞋油涂满。冯妈在第一时间拎着两只里外一片漆黑的皮鞋向阿元告状，嘀咕着说这丫头莫不是连皮鞋都没见过？

为了里外一片漆黑的皮鞋，阿元想立刻打发布谷走。冯妈却又劝道，再来个新人未必如她好——也不会比她更便宜了（冯妈不知从何处探听到布谷未成年的事情和由此而来的偏低的工资）。冯妈向阿元申请由她训练布谷。她巧妙地让布谷知道，依照布谷所犯的错误，早该被主人辞退了，是她冯妈在阿元跟前求了情，布谷才得以留下。所以，她启发式地告诉布谷，在这个家里，你不要听主人的，他们永远是他们，你也不要听主人的司机的，司机不是主人，可他们更不会和咱们一条心。你以为哪，事实如此！在这个家里你得听我的，听了我的你才能有前途。

布谷又拧上了眉头，她说饿看不出听了你的能有什么前途。

冯妈提高了嗓门说那你听谁的呀你说说看！

布谷说谁给饿发工资饿就听谁的。

冯妈恼了，心想敢情这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儿。晚上吃面条时她就断了布谷的卤，那天布谷只吃了一碗面条拌盐。以后凡遇冯妈不高兴，便不让布谷吃炒菜。她一边把铁锅和炒菜铲子弄得乒乓乱响，一边诅咒似的说，就你这样的，找婆家都难！要力气没力气，要身子骨没身子骨……往后生孩子你就

等着难吧！

冯妈这话说得过分了。布谷正站在小板凳上洗碗，她哐叽一声把手中的碗扔进洗碗池，从小板凳上下来，哭着回自己房间去了。

那次阿元听见了冯妈的不厚道。不厚道在冯妈是常事，每有事端，布谷总是默不作声，至多把眉头一拧。她的拧眉头有点儿不凡：她能在一瞬间把眉头拧成个小肉疙瘩，猛看去两眉之间好似摁上了一枚揉皱了的饺子剂儿。冯妈最不待见布谷的拧眉头，把这看作无声的抗议。不过正因为无声，冯妈也就闹不起来。这次布谷又是摔碗又是哭的，阿元猜测，这情绪也许和保安小郭有关。

布谷喜欢和小区的一个郭姓保安聊天，阿元全家都知道。每逢小郭上岗，布谷格外愿意一趟趟跑出去倒垃圾。秋天阿元家的柿子树、山楂树挂满果子，收获时布谷经阿元同意，还送给小郭两个柿子和一把山楂。

小郭是个笑眯眯的高个子，每见布谷从院里出来，他便仰头冲着树丛说：布谷布谷！

布谷说你叫我干吗？

小郭说我叫树上的布谷鸟呢。

布谷说你明明在叫我。

小郭说我叫你应该低下头的，你那么矮。现在我可是仰着头在叫——你听它还答应哪！布谷布谷！

布谷于是也仰头朝着树丛里布谷鸟的叫声望去，她只听见了“布谷布谷”的叫声，没有看见布谷鸟。小郭告诉她，布谷鸟不喜欢被人看见，不像喜鹊和乌鸦，愿意在空中的电线上站着。小郭把站在一根电线上的喜鹊指给布谷，布谷佩服小郭的学识。但是，更让她记在心里的，是小郭那句有口无心的话：“你那么矮。”这话使她难过。从前她不觉得矮小有什么不好，她全家人长得都比较矮小。但是，话从小郭嘴里说出来，矮小就是个问题。她重视小郭的话，从此开始为自己量身高，在她和冯妈共用的卫生间墙上，描画着一些深深浅浅的铅笔印儿。

一年之间布谷没有长个儿，她很注意电视里和增长身高有关的广告，有一种增高鞋垫，她看了电视偷着买回来，把姐姐绣的割花鞋垫从布鞋里抽出来扔在一边，换上增高鞋垫。她穿上鞋，挺直了腰，两眼放光，仿佛已经旧貌换新颜。当她拔脚出门跑向正在岗上的小郭时，冯妈对着她的背影数叨，说那些广告都是假的，骗的就是走火入魔的人。想长高倒不如买副弹簧安在鞋里。

阿元没嫌布谷长得矮。渴望被人称作“太太”的她，本能地希望保姆的

身高不要超过自己。她不愿意仰着脸和保姆讲话，好像求着她们似的。她愿意俯视着她们发布命令，这不仅能够带给她安全感，还能够随时带给她优越的“太太”感。可是，这位过于矮小的布谷，真的在一天里就长高了一寸么？阿元努力回忆着布谷这次从老家收麦子回来的状态。她仿佛是高了一点儿，也许是胖了一点儿，怀里还是抱着一只没褪毛的土鸡，肩上还是背着一坨酿皮。那依然是她的爹娘送给阿元的礼物，感谢阿元对布谷的照顾。

说到照顾，阿元心里有几分愧疚。她谈不上照顾布谷，甚至没有正眼看过布谷。她努力回忆，好像冯妈对她讲过，布谷这次从老家回来挺高兴，说起她们村旁边建了个工厂，她的两个姐姐都去工厂上班了，爹也想叫她去，她嫌厂里挣得不如北京多，才又回来了。冯妈讲到这里撇着嘴说，回到北京还不是惦记着小郭哪。点点滴滴的回忆，加上冯妈在电话里的渲染，使阿元忽然十分迫切地想要看见布谷，必要时也许她会和冯妈一起为布谷测量身高。

晚饭时间阿元到家了，冯妈在厨房里炒菜，为她开门的是布谷。她本能地打量布谷，就像打量一个初见的生人。这打量让她确信冯妈的电话没有虚张声势，眼前的布谷的确比昨天又显出了胖壮。布谷为阿元拎旅行箱，手势有力，步子轻快，不似从前为阿元拎箱子，总是磕绊着跌撞着，就像在和箱子摔跤。阿元盯着布谷的背影感叹，这孩子真正是发育成人了吧？只是的确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突然”感。

饭后，冯妈收拾停当，为避开布谷，上楼到小客厅接受阿元的询问。这次她的讲述略带气愤。她说布谷从太太离家后一直狂吃不止，饭量不仅比平时多出几倍，把冯妈储藏在冰箱里的豆包、香肠、酸奶、熏鱼、花生酱等等全部吃掉，还在半夜偷着起来给自己煮速冻饺子，蒸速冻八宝饭。早晨一睁眼就又开始吃了，太太留下的面包她一口气吃八片，外带四个煮鸡蛋——活活一个饿死鬼转世啊！冯妈说她必须把事情讲清楚，否则太太会以为是她趁主人不在家偷吃偷喝。

这几日主人的确都不在家。阿元的先生——布谷死活叫不出口的“老爷”去德国参加一个国际挖掘机技术博览会，如今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挖掘机工厂。大少爷在国外读书。二少爷去了学校组织的夏令营。阿元相信家里食品的急速减少不是冯妈作祟，多年相处她知道冯妈的饮食习惯：冯妈牙不好，虽占据着厨房的有利资源，但食量极小。阿元安慰冯妈说，就算布谷当真变得贪吃贪喝，也还不至于把阿元家吃破了产。现在女主人已回家，料她也不敢半夜煮饺子了。

冯妈摇着头表示怀疑，她和阿元约定，阿元开着手机睡觉，一旦布谷行